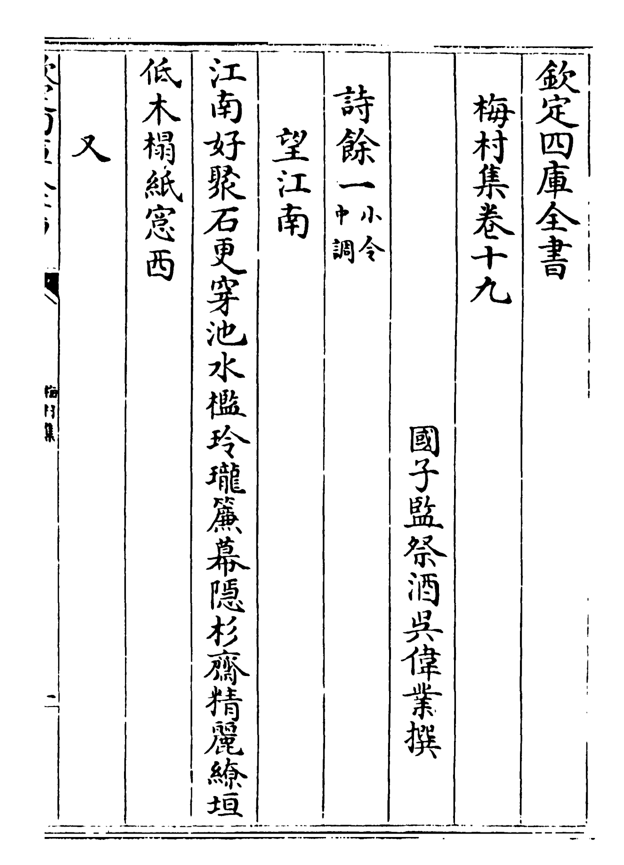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梅村集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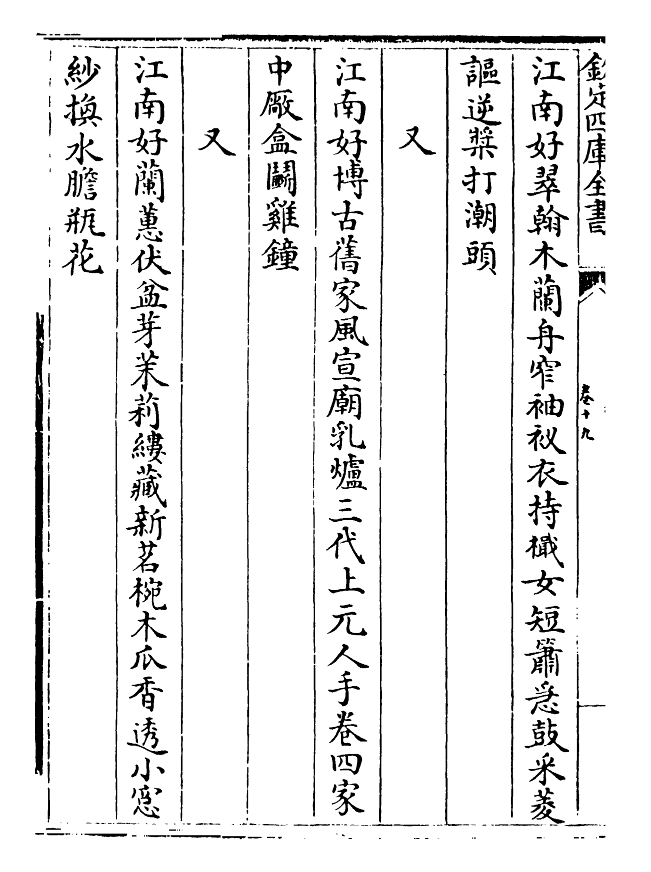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詩餘一 小令 中調

望江南

江南好聚石更穿池水檻玲瓏簾幕隱杉齋精麗繚垣低木榻紙窗西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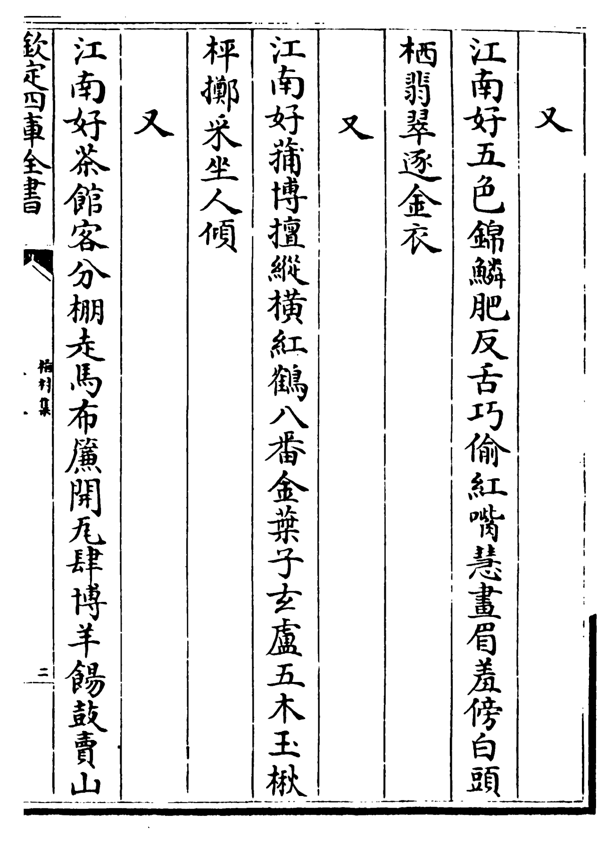
江南好翠翰木蘭舟窄袖衩衣持檝女短簫急鼓采菱謳逆槳打潮頭

又

江南好博古舊家風宣廟乳爐三代上元人手卷四家中廠盒鬬雞鐘

又

江南好蘭蕙伏盆芽茉莉縷藏新茗椀木瓜香透小窻紗槙水膽瓶花



又

江南好五色錦鱗肥反舌巧偷紅嘴慧畫眉羞傍白頭栖翡翠逐金衣

又

江南好蒱博擅縱横紅鶴八番金葉子玄盧五木玉楸枰擲采坐人傾

又

江南好茶館客分棚走馬布簾開瓦肆博羊錫鼓賣山

亭傀儡弄參軍

又

江南好皓月石場歌一曲輕圓同伴少十反麤細聽人多絃索應雲鑼

又

江南好黃爵紫車螯雞臛下豉澆苦酒魚羹加芼擣丹椒小吃砌宣窑

又

江南好櫻笋薦春羞梅豆漸黄探鶴頂芡盤初軟剥雞頭橘柚洞庭秋

又

江南好機杼奪天工孔翠裝花雲錦爛氷蠶吐鳳霧綃空新樣小團龍

又

江南好獅子法王宫白足禪僧爭坐位黑衣宰相話遭逢拂子塞虚空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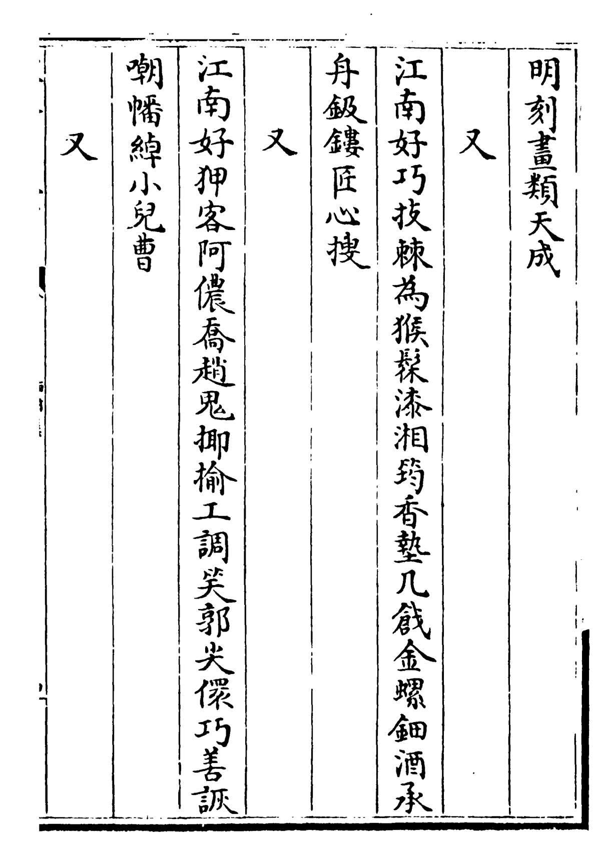
江南好閙掃鬬新粧鴉色三盤安鈿翠雲鬟一尺壓蛾黄花讓牡丹王

又

江南好艷飾綺羅仙百襉細裙金線柳半裝高屧玉臺蓮故故立風前

又

江南好繡帥出鍼神霧鬢湘君波窈窕雲幢大士月空


明刻畫類天成

又

江南好巧技棘為猴髹漆湘筠香墊几戧金螺鈿酒承舟鈒鏤匠心搜

又

江南好狎客阿儂喬趙鬼揶揄工調笑郭尖儇巧善詼嘲幡綽小兒曹

又

江南好舊曲話湘蘭薛素彈九豪士戲王微書卷道人看一樹柳摧殘

如夢令

鎮日鶯愁燕懶徧地落紅誰管睡起爇沉香小飲碧螺春盌簾捲簾捲一任柳絲風軟

又

誤信鵲聲枝上幾度樓頭西望薄倖不歸來愁殺石城風浪無恙無恙牢記別時模樣

又

小閣焚香閒坐摵摵紙窓風破女伴有誰來管領春愁一箇無那無那斜壓翠衾還卧

又

烟鎖畫橋人病燕子玉關歸信報道負情儂屈指還家春盡休聽休聽又是海棠開近

生查子

青鎖隅紅墻擻下韓嫣彈花底玉驄嘶立在垂楊岸

纖指弄東風飛出銀箏雁寄語畫樓人留得春光半

又

香煖合歡襦花落雙文枕嬌鳥出房櫳人在梧桐井

小院賭紅牙輸却蒲桃錦學寫貝多經自屑泥金粉

又 旅思

一尺過江山萬點長淮樹石上水潺潺流入清谿去

六月北風寒落葉無朝暮度樾與穿雲林黑行人顧

點絳唇 蕉團

細骨珊珊指尖拂處嬌紘語著水撩人點點飛來雨
撲罷流螢帳底輕風舉眠無主誤粘玉體印得紅絲縷

浣溪沙

斷頰微紅眼半醒背人驀地下階行摘花高處賭身輕
細撥薰爐香繚繞嫩塗吟紙墨欹傾慣猜閒事為聰
明

又

一斛明珠孔雀羅湘裙窄地錦文韡紅兒進酒雪兒歌

石黛有情新月皎玉簪無力暖雲拖見人先唱定風波

菩薩蠻

江天漠漠寒雲白長橋客醉閒吹笛沙觜荻花秋垂蘿拂釣舟　危峰欹半倚仄徑蒼苔屐欲上最高亭遠山無數橫

減字木蘭花題畫

藤谿竹路鳥道無人雲獨過鹿棚猿栖布韈青鞋客杖

簝江頭尺鯉展罷生綃天欲雨記得曾游古木包山五月秋

醜奴兒令

落紅已拂雕闌近入手枝低莫肯高飛費盡東風著力吹分明燕子啣來到因甚差池墜在汚泥惹動游絲不自知

又

溪橋雨過看新漲高柳鳴蟬荷葉田田指點兒童放鴨

船　前村濁酒沽來醉今夜凉天明月初圓一枕西窗自在眠

又

低頭一霎風光變多大心腸沒處參詳做箇生疎故試郎　何須抵死推儂去後約何妨却費商量難得今宵是乍凉

清平樂　題雪景

江山一派換出瓊瑤界凍合灘舟因訪戴沽酒南村誰

賣　草堂風雪雙扉畫圖此景依稀再補吾廬佳處露橋一笠僧歸

浪淘沙 題画蘭

枉自苦凝眸腸斷歸舟依然明月舊南樓報道孫郎消息好楊柳風流　花意落銀鈎一寸輕柔生綃不剪少年愁看取幽蘭啼露眼心上眉頭

又 端午

纓臂綵絲繩妙手心靈真珠嵌就一星星五色疊成方

勝小巧樣丹青　刻玉與裁氷眼見何曽葫蘆如豆虎如蠅旁繫纍絲銀扇子半黍金鈴

又 枇杷

上苑落金丸黄鳥綿蠻曉窻清露濕雕盤恰似戒珠三百顆琥珀沉檀　纖手摘來看香色堪餐羅衣將褪玉漿寒怕共脆圓同薦酒學得些酸

柳梢青

紅粉墻高風吹嫩柳露濕夭桃扇薄身輕香多夢弱腸

斷吹簫　誰能一見相抛動人處詩成彩毫帳底星眸

窓前皓腕又是明朝

西江月　靈巖聽法

昔日君王舞榭而今般若經臺千年霸業總成灰只有

白雲無礙　看取庭前柏樹那些石上青苔殘山廢塔

講堂開明月松間長在

又　詠別

烏鵲橋頭夜話櫻桃花下春愁簾纖細雨緑楊舟畫閣

玉人垂手　紅袖盈盈粉淚青山剪剪明眸今宵好夢倩誰收一枕別時殘酒

又　詠雪塑僧伽像

透出光明眼耳忍來氷雪心腸坐時兩手且收藏揑弄兒童無狀　着體生成冷絮開門自在齋糧大千世界儘銀裝到得來朝一樣

南柯子　凉枕

頰印紅多暈釵横響易尋美人一覺在花陰怕是耳珠

鈎住鬢雲侵　有分投湘簟無緣伴錦衾眼多啣溜為知音受盡兩頭牽繫像人心

又　竹夫人

玉骨香無汗從教換兩頭受人顛倒被人勾只是更無腸肚便風流　嬌小通身滑玲瓏滿眼愁有些情性欠溫柔怕的一時拋擲在深秋

鵲橋仙

園林晚霽池塘新漲明月窺人縹緲萬木陰森穿影過

鷺喍起一羣山鳥　纖雲暗度銀河斜轉露濕桂花香悄少年此夜不須眠把鐵笛橫吹到曉

南鄉子　新浴

皓腕約金環豔質生香浸玉盤曲曲屏山燈近遠偷看一樹梨花露未乾　扶起骨珊珊裙衩風來怯是單背立梧桐貪避影更闌月轉迴廊半臂寒

又　春衣

玉尺剪裁工鬬色衣衫巧樣縫深淺配來纖手綻重重

蒲紫蒲青雅澹中　斜領叩金蟲透肉生香寶袜鬆茜袖半垂鴉䙡淺從容百折羅裙細細風

又 牡丹頭

高聳翠雲寒時世新粧㬇牡丹豈是玉樓春宴罷金盤頭上花枝鬬合歡　著意畫烟鬟用盡玄都墨幾九不信洛陽千萬種爭看魏紫姚黄總一般

臨江仙 逢僊

落拓江湖常載酒十年重見雲英依然綽約掌中輕燈

前纔一笑偷解砑羅裙　薄倖蕭郎憔悴甚此生終負卿卿姑蘇城外月黄昏緑窓人去住紅粉淚縱横

又 過嘉定感懷侯研德

苦竹編籬茅覆瓦海田久廢重耕相逢還説廿年兵寒潮銜戰骨野火起空城　門户凋殘賓客在淒涼詩酒侯生西風又起不勝情一篇思舊賦故國與浮名

醉春風 春思

門外青驄騎山外斜陽樹蕭郎何事苦思歸去去去燕

子無情落花多恨一天憔悴　私語牽衣淚醉眼偎人
覷今宵微雨怯春愁住住住笑整鸞衾重添香獸别離
還未

又

眼底桃花媚羅襪鈎人處四肢紅玉軟無言醉醉醉小
閣迴廊玉壺茶暖水沉香細　重整蘭膏膩偷解羅襦
繫知心侍女下簾鈎睡睡睡皓腕頻移雲鬟低擁羞眸
斜睇

江城子 風鳶

柳花風急賽清明小兒擎走傾城一紙身軀便欲上天行千丈游絲收不住繞跌地倏無聲　憑誰牽弄再飛鳴御風輕幾人驚江南二月聽呼鷹趙瑟秦箏天外響彈不盡海東青

千秋歲 題袁重其侍母弄孫圖

吴中佳士獨有袁絲耳營筆墨供甘旨但期慈母笑敢告吾勞矣願只願年年進酒春風裏　少婦晨粧起抱

得佳兒侍珠一顆駒千里石麟天上送蠟鳳階前戲回
首道待看兒長還如此

風入松 題和州守楊仲延所寄鷹阿山人戴君畫

長松落落蔭南岡亂山横砌銀塘梅花消息經年夢幔
支頫老屋繩床棐几風吹散帙紙窓雨洗疎篁 丹青
點染出微茫妙手過倪黄寒雲流水閒憑弔誰能認當
利横江翰墨幽人小戴文章太守歐陽

紅林檎近 春思

龜甲屏還掩博山香未焦鷓鴣烘猶睡曉鶯上花梢醒來檯身半晌細雨濕夢無聊女伴戲問春宵笑頰暈紅潮　黛眉新月偃羅韈小蓮𥘵更衣攏鬓背人自折櫻桃怨玉郎起早日長倦繡小樓花落吹洞簫

金人捧露盤觀演秣陵春

記當年曾供奉舊霓裳嘆茂陵遺事凄凉酒旗戲鼓買花簪帽一春狂綠楊池館逢高會身在他鄉　喜新詞初填就無限恨斷人腸為知音仔細思量偷聲減字畫

堂高燭弄絲簧夜深風月催檀板顏曲周郎

柳初新　閨思

畫欄深鎖鴛鴦暖照素影花枝軟綠雲斜嚲寶釵欲墜倦起日高猶嬾嗔道是風簾捲半擡身慵閑嬌眼　閣外青山點點問平疇綠蕪誰糝玉驄嘶去欲窺還避肩倚侍鬟微掩凝望處雙眉斂似不禁燕拘鶯管

梅村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村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梅村集卷二十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詩餘二長調

意難忘山家

村塢雲遮有蒼藤老幹翠竹明沙溪堂連石穩苔徑逐籬斜文木几小窓紗是好事人家啓北扉移床待客百樹梅花　衰翁健飯堪誇把癭尊茗椀高話桑麻穿池

還種柳汲水自澆瓜霜後橘雨前茶這風味清佳喜去年山田大熟爛漫生涯

蒲江紅 題畫壽總憲龔芝麓

楚尾吳頭僅斗大孤城山縣正過着青絲白馬西風傳箭歸去秦淮花月好召登省閣江山換更風波黨籍總尋常思量遍　文史富才名擅交與戚聲華徒正三公開府張燈高宴綠髩功名杯在手青山景物圖中見待他年揀取碧雲峰歸來羨

又 白門感舊

松栝凌寒掛鍾阜玉龍千尺記那日永嘉南渡蔣陵蕭瑟羣帝翱翔騎白鳳江山縞素舡稜碧躧麻鞋血淚灑氷天新亭客　雲霧鎖臺城戟風雨送昭丘柏把梁園宋寢燒殘赤壁破衲重遊山寺冷天邊萬點神鴉黑羨漁翁沽酒一篷歸徧舟笛

又 過虎丘申文定公祠

相國祠堂看古樹蒼崖千尺聽斷澗轆轤聲緊闌干吹

笛士女嬉游燈火亂君臣際會松杉直任年年急雨打荒碑兒童識　今古恨興亡蹟白社飲青門客歎三公舊事吾徒蕭瑟歌舞好隨時世改溪山到處還堪憶儘浮生風月倒金尊千人石

又讀史

顧盼雄姿數馬稍當今誰比論富貴刀頭取辦只應如此十載詩書何所用如吾老死溝中耳願君侯誓志掃秦關如江水　烽火靜淮淝壘甲第起長安裏尚輕他

絳灌何知程李揮麈休譚邊塞事封侯拂袖歸田里待

公卿置酒上東門功成矣

又感舊

滿目山川那一帶石城東冶記舊日新亭髙會人人王

謝風靜旌旗瓜步壘月明鼓吹秦淮夜算北軍天塹隔

長江飛來也　暮雨急寒潮打蒼鼠竄宫門瓦看雞鳴

埭下射雕盤馬庾信哀時惟涕淚登髙却向西風灑問

開皇將相復何人亡陳者

又

詩酒溪山足笑傲終焉而已回首處亂雲殘葉幾篇青史昔日兒童俱老大同時賓客今亡矣看道傍爭羨錦衣郎曾如此　遭際盛聲名起跨燕許追蘇李苟不知一事吾之深恥年少即今何所得孝廉聞一當知幾論功名消得許多才偶然耳

又 贈南中余瀍心

緑草郊原此少俊風流如畫儘行樂溪山佳處舞亭歌

榭石子岡頭閒奏伎瓦官閣外看盤馬問後生領袖復誰人如卿者 雞籠館青溪社西園飲東堂射挺松枝塵尾做些些聲價賭墅好尋王武子論書不减蕭思話聽清譚疊疊逼人來從天下

又 重陽感舊

把酒登高望北固崩濤中斷還記得寄奴西代彭城高讌飲至凌歊看馬射秋風落木堪傳箭數黃花依舊故宮非江山換 獨酌罷微吟倦斜照下東籬畔念柴桑

居士高風誰見佳節又逢重九日明年此會知誰健論

人生富貴本浮雲非吾願

又 賀孫本芝壽燕得子

老矣君謨曾日啖荔枝三百拂袖去筍輿芒屩彈琴吹

笛九日登高黄菊酒五湖放棹青山宅論君家住處本

桃源仙翁石　門第盛芝蘭集五福滿雙珠出看龍文

驥子鳳毛殊特竹馬鳩車堦下繞朱顔緑鬢尊前立問

今朝誰捧碧霞觴同年客

又感興

老子平生雅自負交遊然諾今已矣結茅高隱溪雲生閣暇日好尋隣父飲歸來一枕松風覺但拖條藤杖芒鞋輕湖山樂　也不赴公卿約也不慕神仙學任優游散誕斷雲孤鶴徙飯休嗟容鬢改此翁意氣還如昨笑風塵勞攘少年場安耕鑿

又蒜山懷古

沽酒南徐聽夜雨江聲千尺記當年阿童東下佛貍深

入白面書生戍底用蕭郎帬屐偏輕敵笑風流北府好譚兵參軍客　人事改寒雲白舊壘廢神鴉集儘沙沉浪洗斷戈殘戟落日樓船鳴鐵鎖西風吹盡王侯宅任黄蘆苦竹打荒潮漁樵笛

又　壽俞豈凡相國七十

雒社耆英高會處門前雙戟風景好沙堤花柳錦堂琴瑟北叟南翁須健在東封西禪何時畢炭蒼生療了衮衣歸神仙客　法醞美雕薪炙燈火照笙歌席正朱樓

雪蒲早梅消息矍鑠青山霜鐙馬歡娛紅粉春泥屐顧

百年父老進霞觴昇平日

又壽顧吏部松交五十

拂袖歸來閒管領烟霞除日算得是與人無競高飛黃

鵠眼底羊腸逢九坂天邊鰐浪愁千斛脫身時還剩碎

疆圉浮生足　樽酒在殘書讀拳石小滄洲綠有風亭

月樹醉彈絲竹嫩籜雨抽堂下筍蒼皮霜洗窗前木倩

丹青寫出虎頭癡山公屋

蒲庭芳 孫太初太白亭落成分韻得林字

鐵笛横腰鶴瓢在手烏巾白袷行吟仙蹤恍惚埋玉舊烟林多少唐陵漢寢王孫夢一樣銷沉殘碑在高人韻士留得到而今　雲深來此地相逢五隱白石同心喜今朝吾輩酹酒登臨忽聽松風騣響蘇門嘯髣髴遺音歸來晚峰頭斜景明日約重尋

六幺令 詠桃

一枝濃艷蘸破垂楊色到處倚墻臨水裝點清明陌障

袖盈盈粉面獨倚斜柯立深紅淺白無言忽笑鬬畫鉛華半無力　年年閒步過此柳下人家識烟臉嫩霧鬟斜腸斷東風客燕子欲來還去滿地愁狠藉芳姿難得韶光一片囑付東君再三惜

燭影搖紅 山塘即事

踏翠尋芳柳條二月春風半泰娘家在畫橋西有客金錢宴道是留儂可便細沉吟迴眸顧盼繡簾深處茗椀爐烟一床絃管　惜別匆匆明朝約會新亭館扁舟截

酒問嬋娟驀地風吹散此夜相思豈慣孤枕宿黄蘆斷岸嚴城鐘鼓凍雨殘燈披衣長嘆

倦尋芳　春雨

欺梅黯澹弄柳迷離一幅烟水醉墨模糊潑插浮屠天際捲湘簾憑畵閣白鷗點點飛還起視吾廬如撳翻一葉空江深處　記今朝南湖禊飲士女嬉游此景佳麗細馬輕車不到斷橋西路雙屐衝泥僧與渡一瓢沽酒柴門閉料今宵對殘燈客情憔悴

念奴嬌

東籬殘醉過溪來閒訪黃花消息小院高樓門半掩細雨欄干吹笛側帽狂呼搊箏緩唱翠袖偎人立欲前還止此中何處佳容　却是許掾王郎風流年少爛醉金釵側十載揚州春夢斷薄倖青樓贏得遍插茱萸山公老矣顫影顛毛白凭高惆悵暮雲千里凝碧

木蘭花慢 過濟南

天清華不注搔首望白雲飛想尚父夷吾雪宮柏寢哀

草長堤松耶柏耶在否祇斜陽七十二城西石鄧功名何處鐵籠籌算都非　儘牛山涕淚沾衣極目雁行低嘆鮑叔無人魯連未死憔悴南歸依然洋洋東海看諸生奏玉簡金泥誰問碻磝戰骨秋風老樹成圍

又 話舊

西湖花月地櫻筍熟鱖魚肥記粉袖銀箏青簾畫舫烟柳春堤驚風一朝吹散嘆西興兵火渡人稀白髮龜年尚在青山賀監重歸　恰相逢紫蟹黃雞猶唱縷金衣

奈狂客愁多秋娘老去木落烏栖無情斷橋流水把年光流盡付斜暉世事浮生急景道人抱膝忘機

又 壽嘉定趙侍御舊巡滇南

仰頭看皓魄切莫放酒杯空記六詔飛書百蠻馳傳萬里乘驄天南碧雞金馬把枯棊殘局付兒童雞黍鹿門高隱衣冠鶴髮衰翁　嘆干戈滿地飄蓬落日數歸鴻喜歇浦寒潮練塘新霽投老從容菊花滿頭須插向東籬狂笑醉顏紅高館青尊紅燭故園黃葉丹楓

又 中秋詠月

氷輪誰碾就千尺起嘯臺東記白傅堤邊庾公樓上幾度曾逢今宵廣寒高處問嫦娥環珮在何峰天上銀河珠斗人間玉露金風　聽江樓鶴唳橫空人影立梧桐有宫錦袍緋綸巾頭白鐵笛仙翁欲乘月明飛去過嚴城下界打霜鐘醉臥三山絶頂倒看萬箇長松

又 壽汲古閣主人毛子晉

尚湖高隱處較漆簡定遺經正伏勝加飱楊雄强飯七

略縱橫爭傳殺青奇字更五千餘偈叩南能夜雨蒲團
佛火春風菌閣書聲　卧荒江投老遺民兵後海田耕
喜柳塢堂開月泉詩就貰酒行吟高談九州風雅問開
元以後屬何人百歲頹毛斑白千年翰墨丹青

水龍吟 送孫沆心之真定

無諸臺上春風燕南魏北聲名起金戈鐵馬神州沉陸
幅巾歸里種柳門前藝瓜陂下北窓烟雨過天涯故舊
貽書到一鞭行李滹沱水　挾瑟高堂趙女問叢臺幾

人珠履青史紛爭干戈譚笑陳餘張耳漢壘秦軍李龍宮苑銷沉何處向孤城但有寒鴉落木暮天羈旅

風流子　為鹿城李三一壽

青山當户牖秋光霽明月倒壺觴羨金粟道人草堂松竹青蓮居士綵閣文章傳家久朱門開累葉畫省付諸郎緑酒黃花淵明高卧紅顔白髮樊素新粧　登高頻回首江南舊恨在鐵笛滄浪十載故園兵火三逕都荒詩山園再葺讀書萬卷湖田晚熟縱博千場老子婆娑

不淺儘意疎狂

又送張編修督學河南

中原人物盛征驂過花發洛陽街羨嚴助承明連城走節茂先機近好士掄才賔徒薖賦成誇授簡鐘鼓遶繁臺嵩嶽出雲欝葱千仭濁河天際屈西來　憑高披襟處千觴引醲醁意氣佳哉回首日邊臚唱　御筆親裁待尚書尺一趨歸視草門盈桃李學士高齋領取玉堂佳話黄閣重開

又 _{拔門}_{感舊}

咸陽三月火新宫起傍鎖舊莓墻見殘甓廢磚何王遺構荒蕪衰草一片斜陽記當日文華開講幄寶地正焚香左相按班百官陪從執經横卷奏對明光　至尊微含笑尚書問大義共退東廂忽命紫貂重召天語琅琅賜龍團月片甘瓜脆李從容晏笑拜君王十八年來如夢萬事淒凉

沁園春 _{午朝}_{遇雨}

十里紅墻樹色陰濃銅扉洞開見觚稜日炫金銀照耀朱霞天半避暑樓臺忽起奇雲琉璃萬頃燕雀罘罳風動來西山上有龍迎返照急雨驚雷　凉生殿閣佳哉但瀟灑瑤堦絶點埃聽御河流水琤琮雜珮黄滋細栁翠逼宫槐玉管銀毫氷桃雪藕枚馬詩成應制才承恩久待歸鞭晚霽步月天街

又雲間張青琱從中州南還索詞壽母

極目中原慷慨平生濁醪一杯念高堂老母桓㲉志行

窮途遊子仲蔚蒿萊雅負經綸文章小技三尺遺孤何壯哉辭家久到燕南趙北赤日黄埃　吾徒造物安排且布韈青鞵歸去來有蓴羮鱸鱠能供蔬饍魚村蟹舍可葺茅齋貧賤安親詩書養志世上機雲少棄才成名後把懷清築起百歲高臺

又觀潮

八月奔濤千尺崔嵬砉然欲驚似靈妃顧笑神魚進舞馮夷擊鼓白馬來迎伍相鴟𡰥錢王羽箭怒氣强於十

萬兵崢嶸甚訝雪山中斷銀漢西傾　孤舟鐵笛風清

待萬里乘槎問客星嘆鯨鯢未翦戈船蒲岸蟾蜍正吐

歌管傾城狎浪兒童橫江士女笑指漁翁一葉輕誰知

道是觀潮枚叟論水莊生

又

丁酉小春海棠與水仙並開王廬州為予寫秋林圖初成因取瓶花作供輙賦此詞

有美人兮宛在中央仙乎水哉似藐姑神女凌波獨步

瀟湘極浦洗盡塵埃忽過東鄰彼姝者子紅粉臙脂笑

靨開須知道是雨家粧束一種人材　東君着意安排巹

羯鼓催成巧樣裁豈陳王賦就新添女伴太真睡起共倚粧臺玉骨氷肌艶梳濃裏妙手黄荃未見來霜天晚對膽瓶雙絶點染幽齋

又吳興愛山臺禊飲分韻得闕字

妍景銷愁輕衫乘興扁舟往還遇使君倒屣銀床枕簟羣賢傾蓋玉珮刀錣下若新醅前溪妙舞落日樓臺雨後山雕闌外有名花婀娜嬌鳥綿蠻　哀翁天放疎頑况廿載重來詎等閒嘆此方嚴虎青絲白馬孫吳時山寇嚴白虎

與呂蒙戰於吳興之石城山當年宋態綠鬟紅顏唐李涉有贈吳興妓宋態詩所謂解語花枝在眼前也春色依然舊遊何處剩得東風柳一灣吾堪老傍鷗汀雁渚石戶松關

賀新郎 送杜將軍弢武

雙鬢愁來白數威名西州豪杰玉關沙磧家世通侯黄金印馬矟當年第一磨盾鼻懸毫飛檄雅吹投壺詩萬首舊當陽虎帳春秋癖思往事頓成昔 天涯寂寞青門客念平生鞭箠萬里布衣之極滿地 江湖漁歌起誰

吳扁舟鐵笛正椰色依依南陌日暮鄉關何處是故人書草没摩崖石漫回首淚沾臆

又 病中有感

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没吾病難將醫樂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却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訣絶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

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

梅村集卷二十

梅村集卷二十一

國子監祭酒吴偉業撰

序一

觀始詩集序

觀始集者鄗城魏石生先生合海内之詩選之以名其編者也鄗城之自為詩深究本源窮極體要廼以選者弗規於正也京師輶軒之所集遂窮搜愽訪朱黄點勘

積有歲月始定為若干卷而授偉業序之曰子知詩所以始乎依古以來世道之汚隆政事之得失皆於詩之正變辨之在昔成周之世上自郊廟宴饗下至委巷謳歌采風肆雅無不隷於樂官王澤既竭瞭史失職列國之大夫稱詩聘問乃僅有存者季札適魯觀六代之樂君子曰此周之衰也魯雖周公之後得賜備樂頒太師所習夫孰非土風迺季子不之京師而適與國此豈復有升歌象舞之盛哉降及漢魏樂府之首大風重沛宮

也古詩之美西園尊鄴下也初唐帝京之篇應制龍池諸什實以開一代之盛明初高楊劉宋諸君子皆集金陵聯鑣接轡唱和之作爛焉夫詩之爲道其始未嘗不渟瀠含蓄養一代之元音其後乖條散葉振藻敷華方底於極盛而浸淫以至於衰也自兵興以來後生小儒穿鑿附會剽竊摹擬皆倜然有當世之心甚且亂黑白而誤觀聽識者雖欲慨然釐正未得其道也會國家膺圖受籙文章彪炳思與三代同風一時名賢潤

色鴻紫歌詠至化緊維詩道足頼於是表閶闔開明堂
起長樂修未央
聖人出治喬喬皇皇升中告虔引宫命商羽旄瀰瀰和
鸞鏘鏘吾觀乎制度之始將取詩以陳之蒼麟出白鳳
至龍之媒充上駟我車既閑我兵弗試維彼蠻方厥角
受事來享來王同書文字我觀乎聲教之始將取詩以
紀之倉庾既鳴時雨既零大田多稼恤此下民蘭臺羣
彥著作之庭歌風緼瑟終和且平我覩乎政治之始將

取詩以美之若夫淫哇之響側艶之辭哀怒怨誹之作不入於大雅皆吾集所弗載者也余應之曰是則然矣抑詩者緣情體物引伸觸類以極其所至者也若子之論其汰之無乃甚乎石生曰聖人刪詩變風變雅處哀季之世不得已而存焉以備勸誡者也且君子觀其始必要其終圖其成將憂其漸吾若是其持之尚憂鄭衛之雜進而正始之不作也可不慎哉子不見夫水乎當其發源涓涓濈濈其清也可鑒其柔也可玩既而潢汙

行潦無不受也平皐廣陸無不至也及乎排巖下瀨淫鬻宓泊於江湖之間則奔突衝決之患已成勢且莫之制矣吾為是選寧使後之君子有以加之踵事增榮殆將睽焉若玆者起尾閭昉濫觴豈可即決防潰閑莫知束伏而不早為之所乎凡以慎吾始焉余曰善乃書其言以為之序

宛平王氏家譜序

吾觀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

宗族兄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而其屬小宗伯則掌三族之别以辨親踈小史則奠繫世辨昭穆葢古者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而所以訓之敎睦使之親親尊祖敬宗收族無侵凌悖亂之患者則皆大宗伯之事也自宗伯之職不修而天下之人始有踈棄本支而視其至親無異秦越者於是乎常棣之風微而角弓之刺作宗法之不講其害可勝道哉惟敬哉王公以碩德鉅望為時名卿且父子相繼為大宗伯當世尤艷稱之推

其孝友施於有政既以佐
天子惇叙五典諴和萬民其於古宗伯之職已無不舉
矣又念始祖來自任丘以羈旅至京師再世滋大及公
父子益貴盛不出長安國門而躋崇班登副相此固
興朝知遇之恩而非祖宗以來累世種德無以致此使
譜牒不修世系失序數典而忘其祖非所以闡揚先德
昭示子孫者也是故作為家譜有名紀焉所謂別子為
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者可考而知也有內傳焉自

祖德以及壼儀凡嘉言懿行在人耳目者可述而志也
有外傳焉蓋做古內宗外宗之制以廣親親之誼詩所
謂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者也吾聞王氏有姬姓有嬀姓
有子姓姬姓曰太原琅邪京兆河間嬀姓曰北海陳留
子姓曰天水東平新蔡山陽中山章武河東汲郡其它
共有四十餘望而唐室宰相表王氏十三人定著爲琅
邪太原京兆三族繇宋迄明公孤宰執不可勝數今宛
平王氏方伯公由進士起家敭歷中外著有政績乖條

布棄施及後人先生之為斯譜自曾祖以前世遠無徵
若寧闕而不書蓋昔人所謂膏粱盛門爵位蟬聯文才
相繼者吾自有之春秋之義在乎傳信此其作書大指
也夫京師者先王所以優禮元臣錫之湯沐而世家鉅
室聚族而居焉者也成周之甘原鞏氾分卿士之采邑
而長安鄠杜櫟陽公侯列邸相望其蓑食有堂其薦饗
有廟其教子孫有家塾然則王氏之遺風雲處蕃衍子
子孫孫弗替引之者豈獨為其一家已乎觀於其譜而

孝悌慈愛之心油然以生推之天下使人皆知愛親敬長彝倫攸叙而萬物靡不得其所雖古大宗伯之職所以佐王和邦國者盡在此矣公之為意豈不深且遠歟先生辱與予游四十年當其早歲擅名為海内人士所推服乃蘊隆之久而後遇天之所以佑王氏而光大其堂構誠有非偶然者予晚與司空公同事禁苑先生嘗過邸中相勞苦其交在紀羣之間王氏孝友惇睦之教予深知之故先生家譜成不遠三千里屬序於予而先

生之壻陳君來貳吾州與余故有世誼其門第在王氏外傳中禮有之大臣三命以孝行著於州里鄉黨者凡弟親戚僚友執友以及交遊備稱其慈弟仁信余雖不敏竊自附於交游之末而先生之孝弟在乎此者不可以莫之徵也爰述其意以為之序

白東谷詩序

余少時得交天下士以為三晉者河岳之奥區也大行王屋之交風氣完密必有鉅儒偉人魁壘沉塞者出乎

其間吾庶幾一見之然不能往也在南中從張貌姑先
生游先生家晉之陽城年六十餘矣德高而齒宿憂時
傷亂有國家飄泊之歎顛奔其經書講誦不輟予得侍
函丈聞緒論心誠服之世故流離名賢抑沒竊慨典型
不可復作既而遇白公東谷於京師知為先生之同里
攻實學修篤行不汲汲於富貴不隕穫於流俗冲乎其
自下確乎其自持有先正之風焉當
世祖皇帝優禮詞臣東觀橫經長楊較獵凡有編摩諮

訪飛經趣召往往在嚴更之後風雪之中公應詔立成辨言如響同官中咸以大人長德博聞强記推之及乎出貳銓衡上參樞棘撤侍從而典邦禁聖主以造邦之初成憲方立文墨法律之吏不足以著絜令惟公經術深厚傳古義定讞法故倚以天下之平焉退而築室於析城底柱之間俯仰河山流連今古取其高深跂蔚盡發之於詩文上以繇竹素潤金石次亦散華落藻沾丐遠近今所謂東谷集者是也伏而觀之

豈不盛哉白族大且顯其最以學行著者公之尊人履德先生兄弟明經典邑校講授生徒多所成就學者以比德河汾公有從兄曰季文多聞述作髙尚不仕昔舅犯之語重耳曰吾不如衰之文也夫三士皆足上人而沾沾於成季之有文何耶春秋聘問之辭晉之卿士為多被廬之蒐説禮樂而敦詩書即軍旅亦所不廢千載而後風醇俗厚被服爾雅河東世有髙門昭其文德為天下先今以觀白氏履德之有公士會之於范文子也

公之有季丈叔向之於銅鞮伯華也其原本家學遇會處際乃一出而用之於世容偶然乎金華陳公文史也舊為公邑宰用治行高擢任吾州刻公之集於吳下以公言徵余弁其首余瀏覽之餘既樂晉之有人又追想兢姑之風流於徂徠之後也稱人之善必數其父兄與其鄉先哲是用推本書之以為東谷詩序

陳百史文集序

溧陽陳先生以詩古文詞名海內者二十餘年余也草

野放廢未嘗一及先生之門先生顧寓書余曰吾集成子為我序之夫先生之文衣被四海乃於三千里外欲得窮老疎賤者之一言此其通懷好善誠不可及而余則逡廵未敢也今年春始進謁於京師會先生刻其集竣就余得受而卒讀凡詩文若干卷不揣為之序曰夫文者古人以陳謨矢訓作命敷告教世化俗者之所為非僅以言辭為工者也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以為之重當夫禮樂未行紀綱未定得其文以諷諭天下

無不翕然從風及其成功而道洽薦之郊廟布之聲歌可謂盛矣乃其學不專一能書不名一家奇衺踳駮之弊無自而起蓋繇垂教之人即其謀國之人故因事立言取其明體適用浮詞勦說不得而入也三代而下人材薄學術廢草昧之功類不始於儒者迨乎昇平累葉文事乃興用以粉飾鋪張而無所緩急不得已借瓌異詭僻之辭以自見其有卓然越於流俗者漢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之屬皆在高惠以後韓柳則當唐之既

哀有宋慶歴嘉祐之間歐曾並起此數君子者各成一代之文聲施後禩余所惜者以彼其才使之生於開創之初親見其行事所著當不止此夫立乎定哀之際以望隱桓孔子難之況其下焉者乎明初宋文憲公以大儒而膺佐命上自詔勅訓令下至於碑銘序記之文援据六經鎔鑄百氏幾與三代比隆今

國家啓新景運

皇上親儒重學而先生膺密勿心膂之寄高文大册咸

出其手詩有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其先生之謂哉文憲雖典司文章不與機務又得黄溍柳貫之之徒倡明婺學適會其成功先生勤勞經國大業能出其餘力為文章且自文憲公後三百年來紹修絶學者不過數家剽竊摹擬抽青媲白者榛蕪塞路先生慨然起而釐正之此其視文憲為尤難也已余既序先生之文因以正告天下俾知大雅復作斯文不墜士君子務為原本之學扶運會而正人心無務纂組沓蕞之長比比焉從事

於所無用此先生之志也

程翼蒼詩序

新安程翼蒼館丈以道尊於吾吳為士子師其所為詩和平温厚歸於爾雅而侘傺怨誹之音不作余讀而重焉昔金華宋文憲為文以送河南張翀翀之由編修出為南陽教授也文憲始幸其遭繼重其職而終勉以不負天子作人立教之意雖其時設官之制容有不同而士君子隨地循分以自處於出入進退之間者其道不

當如是耶成弘以降館閣之體益重其有高世之才負俗之累不容於侍從者輙隱居自放作為歌詩以發其憂愁悒迫憑憤無聊之思余初入館中好訪求前輩故實有言正德中黄岡王稚欽綏德馬仲房為同年同館選後先同謫補外稚欽以通侻竟廢仲房終躋尊顯此二君者皆詩人也稚欽穎悟絶倫所為詩縱恣詼諧脫去繩束以慢侮當世仲房詩整練有法步伍秩然雖才不及稚欽而用意過之今其集具在論其世以考其人

之得失不亦可乎此吾所以有重於翼蒼也士君子患其行之不高學之不贍而不患名位之不達入而為相如枚臯出而為賈生董相一而已矣何必長楊載筆太液從游而後可以傲當時稱作者哉程之先筸墩先生從數歲召入史館賜上第亞春卿詩文考證古今精深典洽先朝所推宿儒鉅公未能或之過也今

國家以古法改定官制其從禁掖出者召還待以不次之位而翼蒼名譽日髙與時吳中子弟

論講舍之横經記籃輿之負杖山巔水涯高談勝集且詫為盛事而詩歌之傳述從可知已雖然吾聞新都之勝黄海白嶽神仙之奥區其俯視蓮池道山碌碌尋丈而況於吾吳之培塿者乎翼蒼之芥視軒冕超然塵𡏖之表者誠有以也而吾又烏足以知之

宋玉叔詩文集序

余嘗觀古今文人才士之興而知天之生材甚艱其成就之尤不易也夫世習榛蕪絶學隕墜即有儁異非常

之資猶難卓然自拔天於其先必生數人焉為之導湮宣鬱光啟前徽然後俊哲挺生從漸漬濡染之內薈萃融液獨自名家而此一人者或生於高門世冑地望通顯性靈恐伏而未發天於是又使之中歴艱虞洊更埳壈以激為要眇之音乃始解駁其沉滯而致之亨途益昌厥辭軼邁作者世徒服其材之度越而不知天之篤若人以底於成良不偶然矣若萊陽宋子王叔殆其人也當萬歴之中葉海內文氣衰苶古道寖頽士爭緝拾

覺語繆訶逢年之技而萊陽宋氏獨以學古攻文辭鳴
鴻生俊儒後先輩望翕然金舂而玉應也三齋科第大
都一姓爲多因而陟巍資躋貴仕者珪重組襲何其盛
哉而吾友故司空九青在其間尤稱絶出詩文踔厲廳
悍雄視漢唐以來諸家遭時兵火篇章蕩爲烟𡏖弗果
信今而傳後後九青而起者又得吾友玉叔玉叔天才
儁上接聞父兄典訓胚胎前光甘嗜文學自九青之存
駸駸乎欲連鑣而競爽弱冠南踰大江溥遊吳會日尋

英儒酌酒倡和長歌短賦春容寂寥他文皆尾蔚炳朗
濯濯其英𥈭𥈭其光盛年值際與運綰綬登朝羽儀京
國不可謂不遭時也而仍見處路用誣浮繫於理凡浹
月而獲湔祓還官郎署踐敭計銓僅循年出調外省遠
跡窮邊絕徼人咸謂非所宜而王叔不然當夫履幽憂
乘亭障羈覊憔悴浮沉遷次之感一假詩文以發之其
才情雋麗格合聲諧明豔如華温潤如璧而撫時觸事
類多淒清激宕之調又如秋隼盤空嶺猨啼夜境事既

極亦復不盭於和平庶幾乎備文質而兼雅怨者今被
簡命來長臬於浙浙為東南都會湖山美秀由來風月
之奥區而廉憲古觀察也官以采風為職驂騑所過斠
耶溪之水瀹鑑湖之蕺探天姥石梁之嵌巖崱屴其足
資吟哦紀述者又可勝道耶然則天之善成玉叔與玉
叔之所自得為何如哉玉叔既之官郵示其所刻前後
集俾余序之余幼執經張西銘先生門即知萊陽之文
與東吳孫章壎𢈪應和洎通籍入都交玉叔尊人吏部

公於邸舍守京官師從九青遊奉使同視楚閘登黄鶴
樓俛眺荆江鄂渚間拊楹慷慨九青題詠甚夥余愧未
能成章亦勉賡以紀名勝九青不鄙而進余謂可深造
於斯事嘗示余掖中數詩能諳誦其佳句每念時移勢
謝先友云徂并其遺文銷蝕糞土悲未嘗去於心也乃
今得扣玉叔之篋裒而卒業焉竊幸典刑之未能希大
雅之復作其不在斯人歟其不在斯文歟何能無一言
以弁諸簡首因為推本其所自來有得於天之成就者

如此欲使世之習讀者知統繫在斯相與珍重而虔奉之也是為序

戴滄州定園詩集序

余嘗思自古詩人享盛名履高位者代不數見唐人如張曲江高達夫庶足以當之矣曲江晚年憂讒畏事達夫五十始顯佐戎幕歷兵間其登眺諸作類有堙鬱抑塞之感焉先朝如李長沙王弇州皆以絶代之才位至卿相遘際平世雍容歌嘯領袖羣流跌宕騷苑於乎又

何處也余於天下思一見其人不得乃今得之滄州戴公公工文章善書畫為詩深渾奇峭超邁絶倫洊登三事再世侍中父子倶列臺閣賜

召見給筆札丹青墨寶照耀殿壁賦詩紀事

天子動容甚至親灑

宸翰以賜之文人遭逢可謂隆矣公餘豐暇品藻人士懇懃賞接長縑短幅淋漓墨瀋殘膏剩馥沾丐海内風流文采掩映一時嗟乎十餘年來宿素凋謝文事衰歇

賓朋之賞會景物之流連誠未有如今日之戴公者也公將刻其詩余得受而讀之乃見其身經喪亂俯仰悲涼蔓草銅駝潸然興感泊乎謫宦南陽中原灌莽千里極目追念昔人戰鬬勝負故處置酒悲歌撫今之遺碑過張衡之故里徘徊憑弔泣數行下然後知公雖席豐履盛而憂危侘傺之意未嘗不壹發之於詩其所得者蓋已深矣余友合肥龔公孝升與公相知為最其才地名位亦相亞孝升之詩伉慨多楚聲余輒讀輒泣且

疑其何以至是今又得公所作乃知文人才士所蘊畧同而非尋常拘墟之見可得而闚測者也是為序

毛卓人詩序

昔者先王以詩教天下自祭祀聘饗鄉飲大射無不用詩為登歌故以立之學宮肄習子弟漢遂置博士等官而唐因之設科取士雖先王温柔敦厚之旨漸巳散亡於其教亦可謂之盛矣繇宋以後始改為制舉之文章本意在黜浮華尚經術後人乃沿習苟且蹴取世資自

守其固陋空踈盡詘諸儒百家之言於弗講一二有志之士厭苦束縛思有以馳騁變化之不免稍戾於法則巳為當世之所繩而不克自振蓋唐以詩取士詩有正變不同即士之不過者猶得為放歌長吟用比物連類之辭發坎壈不平之氣身雖未達而名足以傳近代以文取士文有奇有平其言總無當於用彼不遇者巳矣或有遇者以其才偶見排抵則姓名抑沒於兎園故紙之中雖有人求而好之何所持以斷其必然狂斯世而

奪之議如吾友毘陵毛卓人是也卓人既以文被擯乃益肆力於詩上泝漢魏下探三唐含咀菁華討求聲律不數年而學大就會當事惜其才澗被復用家貧乞祿得吾州之學官頽屋敗椽絃歌不輟其與卓人同時被擯者受殊遇為顯貴人尋不幸以死而卓人獨棲遲一氈婆娑東海之畔默默不自得手一編問序於余嗟乎自舉世相率為制舉義而詩道湮滅無聞十餘年來學宫之子弟稍有習其事者無過修干謁希進取不離時

藝者近是縱語以輓近者作者迷沓不解况於先王比興之義有得而聞之乎夫吾州素以文獻重海内今再得名賢以為之師誠使阜人盡出所學以詩道訓邦之子弟庶幾元音正始可以復作乃吾觀從游之衆雖知師之賢而尊事之有能以詩是正於先生者固已少矣然則阜人之窮不徒以其文即所為詩亦聊以自娱若云修其職以行其道猶未也昔西漢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而詩義在齊魯韓三家為獨傳國家一朝更科舉

之法捜揚風雅廣厲學宮求宿儒大材通知四始者主其事先生殆其人乎是又一毛公矣余故為之序不泛稱其詩而舉所以為詩者援先王以為訓此即卓人之教也夫

程崑崙文集序

吾友新城王貽上為揚州法曹地殷務劇賔客日進早起坐堂皇目覽文書口决訊報呼謈之聲沸耳案牘成於手中已而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

見而詫曰王公真天才也乃貽上盛推程公崑崙不置程公鎮江通守也南徐幕府初開軍國興容主客狎進程公一儒者左支右掣日不暇給顧以其間為詩古文詞與貽上郵筒唱酬於烟江相望之内嘗登焦山披草捜瘞鶴銘遺跡為衝波撼擊欹蝕不完别購舊本磨懸崖而刻之拉貽上同游相視叫絶憑高弔古各賦一章紀其事江干之人豔稱之余因以追溯舊游益識貽上在十年之前而崑崙别去已三十餘載貽上年盛志得

一以為趙張一以為終賈其材具誠不可揣量崑崙制舉藝盛為當時東南諸子所推歲月綿邈知交零落若余之僅存者其衰遲已不足數矣乃崑崙農力耆事克振奮於功名之塗吏治文章偕精彊少年爭能而度智

吾聞山右風完氣密人材之挺生者堅良廉悍譬之北山之異材冀野之上駟嚴霜零不易其柯修坂騁不失其步若程公者真其人乎噫嘻抑何其壯也在昔江左六朝京口廣陵為桓庾王謝名家世胄迴翔之地揚州

從事北府參軍丈采風流至於今未沫貽上之先大司馬有勲德於雲中崑崙大王父大司空公清修直諫在先朝皆著節老臣今兩家子弟砥礪名行讀書從政綽有令聞覽斯編者能無慨然於世德之顯翼而家學之弘長乎崑崙之於文含咀菁華講求體要雅自命為作者其從吾郡袠重其郵書於余也自以身名晼晚投老一經不克酬其所志視其中若有不舍然者余則以為士君子處世當隨分自効而已自古富貴而名多澌滅

惟博聞績學之士無論著以示來祀雖殘膏賸馥與江山同其永久而又復奚憾焉因叙其集以歸之并以寓貽上何如也

宋牧仲詩序

往余在京師從大司農歸德侯公以盡交宋中諸賢諸賢方以雪園文社相推許公仲子朝宗過余特厚無何冠事作朝宗以其家南下一再見於金陵於吳門出其文所為二三同志作傳則皆不免於兵余為之嘘唏太

息不恐竟讀已而酒酣抵掌劇談海内奇士輙又躍然起曰吾雪園近有年少軼才若之所未見者為宋君牧仲牧仲相國太保公之子也相國嚮官御史時識余比余再入京師相國久致政歸中州人稱牧仲者不容口朝宗之言益信余心嚮慕之又十數年牧仲通守黄州文章政事有當官聲因吾弟聖符為蘄水丞裒其詩累百首以書寓余而朝宗亦已亡矣嗟乎甚矣余之憊也回首三十餘年舊遊恍如夢寐才如牧仲生平所願見

者遠在江山千里之外焉得而與之遊乎收仲顧猶不棄而索其一言余乃為之序曰春秋魯僖公九年弦子奔黄十二年黄人不共楚職二國尋折而入於楚其地即今黄州之境楚之所以强者以其兼并江黄故能東向以爭盟長自漢以降蘄黄實為江淮門户明季盜起其民罔有孑遺迄於今流移未復瘡痍未起君子問其俗考其風未有不為之興懷隱惻者也商頌殷武之章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次章曰維女荆楚居

國南鄉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夫殷道未衰楚人先貳高宗奮六師行撻伐深入其險阻始克有濟余以為此必非荆楚盡叛之也楚昭王十六年庸人率羣蠻麇人率百濮以謀楚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七遇皆北而後王卒會於臨品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遂以滅庸然則殷高宗所撻伐者乃羣蠻百濮之屬以其嶔嵜林莽非捜討不能成功詩人所謂罙入其阻也夫古之庸濮今之鄖房

國家光啓南服而西山餘黨連戰乃尅牧仲官於楚將作鐃歌以紀武功庶幾來享來王之盛比諸商頌之詠湯孫罔有加焉雖然楚人以餫餉之艱故紀其振廩同食以見為役之不易今自黃達郢二千里方事之殷民之轉運而死者不知紀極呻吟痛惜之聲至今未改也牧仲之於詩也其有恤人之心哉余按夫黃人之所豔稱者莫過於蘇子瞻氏當是時宋有天下已踰百年其去用兵之日如孫曹戰爭者蓋已久矣月明星稀烏鵲

南飛子瞻所流連興感者乃不在乎江山景物此風人之旨其所寄托者遠也牧仲宰相子生長兵間目擊乎梁宋亂離蘄黄糜爛生民之脫鋒鏑者曽幾何人豈知一旦官於其土江樓嘯咏為今日之勝耶夫勞止之歌瑣尾之歎詩人所不容已者余故舉其流風遺俗以告牧仲庶幾休養生息聲施乎江漢非徒以其登臨才藻娩美昔賢而已若夫臨臯之館快哉之亭颿帆沙鳥烟巒雲樹此牧仲攬之有餘而黄亦余所舊游也雖老尚當

隨收仲之後從而賦之

和州守楊仲延詩序

南和楊仲延為新泰令以余之過其地而問曰吾趙人也而仕於魯魯趙之故足以修文章飭吏治者可得聞乎余曰春秋虢之會晉趙文子魯叔孫穆叔同饗穆叔賦鵲巢又賦采蘩趙孟賦常棣穆叔與曹鄭之大夫皆拜此余所知二國之舊聞也趙孟有文德以宣示諸侯光輔晉君以為盟主而魯實事晉晉聘問會同非辭令不

為功故比物諭志於稱詩乎見之今天下一家自百里之宰無不受命於
朝非若春秋大夫各仕其土惟彊鄰是遵是奉如穆叔所云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也為吏者茍不能廣教化美風俗漸漬斯民以禮樂詩書使之詠歌先王之道而亟亟焉期會簿書悉索敝賦以從事是穆叔之所羞稱趙孟之所不許也而吾為子頋之乎且而邑固泰山之旁縣而汶水所自出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

書曰浮于汶達于濟其山川高廣風氣完密出雲雨潤
天下為神皐奥區而聖賢所繇繼起蕞爾邑封域土田
周公庸之民人子弟孔子敎之吾徒誦法周孔可不想
像其遺風哉仲延領其言曰唯唯越四年仲延擢守江
南之和州以其詩寓余凡徂徠新甫歷山孔林諸什具
在余既幸仲延知所以為治而其詩又醇雅可誦也再
從而正告之曰夫和江表之鉅州也昔者文王之化先
被江漢而吴楚不釆於國風江左之稱詩者至晉宋齊

梁始盛而人猶謂南音嘽緩不振豈秣陵姑孰土氣痺薄使然歟唯滁和壽泗之間漭泱千里北走中原人民濶達而碩厚當南北戰爭之日克壽陽悲彭城之作入於清商雜部音節諧壯有泰山東武之風焉斯所謂不剛不柔得天地之中者非乎周宣王江漢之詩命召虎以南征而終之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今
國家駐重兵於沿江諸戍而尤重州縣之選欲以輯和羣黎式遏亂畧夫江淮其人輕心不能及鄒魯禮義之

國茍得其政亦足以致治誠有如楊君者絃歌而理之渢渢乎美哉俾浸潤乎文王之教而服習於周公孔子是治魯者即可移之以治吳雖文德不外是也而猶僅稱其詩乎哉余故序仲延之集始終告之以為治而歸其說於中和以無失乎教化斯民之意嗚呼此即吾說詩之大指也

董蒼水詩藁序

余初與雲間董遂初先生遊時先朝方行保舉法諸生

用薦者集闕下先生以吏侍郎攝部事考其德藝而進退之葢朝廷變科目不足盡天下士倣兩漢賢良孝弟諸選搜揚殊尤絶異之材以資世用詔書既下士之應命至者且覬覦不次乃自宰執以下凡風紀議論之司率緣科目以為階梯聮黨附相與堅持之不可其付之吏部不過聊塞上意授州縣之職為常調而已先生雖欲力請之不能也與余嘆息者久之後二十餘年識先生之孫孝廉蒼水偕其兄進士君閬石俱以才名顯其

鄉既由科目進矣坐公事摧挫抑塞而不用葢當時號為重科目二百年來雖有董相賈傅相如子雲者復出非由此塗也弗進末造艱難號呲求賢卒為公卿大臣之所格葢科目之根據於朝廷其不可動摇如此今天下科目之途漸狹而其選又漸輕世家舊族門戸不墜從式微不振之中奮身乎有司之舉如二董君者求什一於千百耳頽淪落如故幾與巖居穴處者同窮困則亦已矣甚至鄉里小兒胥徒伍伯直乘氣以排之嗟乎

余游於董氏祖孫間俯仰三十載其世事遷變人材用舍之故可勝道哉蒼水之所學尤長於詩雲間固才藪而詩特工在先朝由經術取士士之致身者廢風雅於弗講獨雲間壇坫聲名擅海内至今日零落盡矣蒼水又起而繼之其才與地既足自拔而又使之優閒不仕蘊其骯髒牢落之氣一發之於詩故講求益密而寄托益深其篇什將為當世所推不獨雄雲間也董為江南望姓余猶及見大宗伯文敏公館閣老成文章書畫妙

天下然其儷偶異同猶訾謷翰墨風流非救時幹濟者所急故不究於大用繇今視之當時所謂大用者於文章翰墨故目為不急而棄之矣吾不知其救時幹濟於世會之得失竟何如也又胡以服山林蓬蔚之士而謂士之不由科目者必無其人乎今以蒼水之年少瓌異天固壅閼之不遽至於通顯俾富貴利達漠然於胸中益且鐵礪於其所得然則是編也直其與會之寓焉者耳夫豈足盡蒼水哉余且見蒼水學殖之富行治之修

科名建豎大展乃祖之所志然則向之所謂重者毋乃為輕而今之所謂輕者毋乃為重歟是在蒼水有以自勖焉

梅村集卷二十一